



聖
周
書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四

宋長洲王楙

歐公詩曰池上輕雷池外雨兩聲滴碎荷聲云云末曰水晶双枕旁有墮釵橫此詞甚繪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為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荏苒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免過公遂賦此詞僕觀此詞正祖李商隱偶題詩云小亭閑眠微醉消石榴海栢枝相交水紋簾上琥珀枕旁有墮釵双翠翹又池上輕雷亦用商隱芙蓉塘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花間集中語歐詞又曰欄干敲遍不應人分明窓下聞裁剪此語見韓渥香

歐公詩曰池上輕雷池外雨兩聲滴碎荷聲云云末曰水晶双枕旁有墮釵橫此詞甚繪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為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荏苒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免過公遂賦此詞僕觀此詞正祖李商隱偶題詩云小亭閑眠微醉消石榴海栢枝相交水紋簾上琥珀枕旁有墮釵双翠翹又池上輕雷亦用商隱芙蓉塘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花間集中語歐詞又曰欄干敲遍不應人分明窓下聞裁剪此語見韓渥香

二花睡足

楊妃外傳載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太真卯酒醉未醒侍兒扶而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耶海棠醉未足耳故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用此事也僕又觀李賀詩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沉檀轆轤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以芙蓉睡足事為西施用亦佳唐亦有一枝嬌卧醉芙蓉之語

五言協律

杜牧之詩曰几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

桑又曰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曰二三里遺塔八九所高丘孟郊詩曰見說祝融峯天勢似騰箴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唐詩多有此体雖若齟齬其實協律不但七言為然元微之詩曰庾公樓悵望巴子國生涯賈島詩曰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峯寒

赤令與中丞分道

韓退之論京尹不臺參書曰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何況京尹元微之論曰赤令與御史中丞分進道路以其捕逐之意也或者往往疑之謂唐赤令如此之重僕謂此蓋沿習晉宋典故觀沈約宋書文帝時有司奏舊科御史中丞專道而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求水火事

應神速不宜稽駐赤令分道又北史元志為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豈有俯同衆官趨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而後可分路而行及出志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唐蓋循此制耳僕因考之中丞自魏晉以來其權愈重與司隸分督百寮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專督行馬內司隸專督馬外至梁猶然皇太子在宮門行馬內違法皆得糾之後魏改為中尉督司百寮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畏避其餘百寮下馬弛車止路傍其違緩者以棒棒之其隆重如此乃至皇太子俯與赤令分道而行

以鄙俗語入詩中用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祐詩銀注紫衣擊許潭詩橘邊沽酒半壘空元微之詩櫓窾動搖妨客夢杜子美詩遮莫鄰鷄下五更權德輿詩遮莫雪霜撩亂下杜荀鶴詩子細尋思底模樣曰帝鄉吾土一般般曰萬般無染耳邊風張祐詩歸來不把一文錢曰酒引嬌娃活牡丹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开杏樹傍邊醉客來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曰萬事風吹過耳輪曰朝迴不向諸餘處曰若解諸餘語曰新晴草色暖温曠白樂天曰池水暖温曠此類甚多傍邊二字見徐陵雜曲

杜詩言沈宋

池水暖温曠
此句不知
是沈宋二
人

鄙俗語雅用就
如其石少壯即唐
人正書雅古以示
戒又豈可以為法
而連之耶

學林新編。日子美懷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首。沈宋欵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僕謂沈宋非沈約宋玉。乃沈佺期宋之問也。佺期之問。聯名當時。見文藝傳。司空圖曰。國初上好文章。風雅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元稹論李杜亦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宋玉在曹劉之先。若謂宋玉不應言下薄。

間平等語

事有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宗室用間平二字之類。是也。河間東平漢家二王封號。間平難於拆用。間猶言中耳。今言間平似無義理。然用此二字。其來舊矣。僕觀北史論有文襄諸子。有謝間平。徐陵啓有間平就國之語。又人之双名。有不可拆言者。如金日磾之類。是也。東漢費鳳碑。有司馬慕蘭相。宋庾信銘。有年消張辟。詩有無復申包之語。

借對

借對自古有之。如王褒碑。年逾艾服。任隆台衮。江摠作陸尚書。誅鴈行攸序。龍作間才。沈約墓誌。以彼天爵。爵為人龍之類。是也。對偶中有闕兩字者。如梁元論曰。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之類。是也。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
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還也輓
輓遠聽香不知其所止也楊敬之華山賦曰見若咫尺田千畝
矣見若環堵郭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
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蟻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
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粟祖龍藏
矣二文同一機杼也或者讀阿房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
袖冷殿風雨淒淒一宮之內而氣候不齊擊節賞歎以謂善形
容廣大如此僕謂牧之此意蓋體魏卞蘭許昌宮賦曰其陰則
有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序之深遂致寒
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蝶粉蜂黃

草堂詩餘載張仲宗滿紅紅詞蝶粉蜂黃都褪却注蝶粉蜂黃
唐人宮粧僕觀李商隱詩有曰何處拂鬢資蝶粉幾時塗額藉
蜂黃知詩餘所注為不妄唐花間集却無此語或者謂蝶交則
粉落蜂交則黃落

用事相等

魯直詩蠼矮金壺肯持送按莎殘菊更傳杯注詩者但知按莎
字見曲禮不擇手注至蠼矮則引玉篇注曰蠼短也矮不長也
不知此二字見周禮春官附音注下謂蠼雉上皮買反下苦買

及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為矍矍矍正作矮字呼也前輩用事
貴出處相等傳注中用事必以傳注中對此如荆公詩一水護
田將綠逸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排闥皆西漢語也邁詩亦曰
接莎蕉葉展新綠從便桃花舒小紅

以物性諭人

諭人作事有狐疑猶豫等語皆以物性言之狐爭疑慮故曰狐
疑猶恐人害已每豫上樹故曰猶豫謂人解事曰能無人同共
曰獨能與獨亦獸也據說文能熊之類獸中稱賢獨如虎行止
無侶以至謂人狙儻狡猾之類皆是也又造次謂之率然按雜
俎常山有巨蛇首尾尤大或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

腰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法所謂率然者此也然皆諭
其一端惟狼之諭尤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
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
扈言其專擾則曰狼狠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
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東坡水調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詩其間謂羽扇
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知後人訛為強虜僕考周瑜傳黃
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焰漲天知檣櫓為信
然

薦疏稱字與年

孔融上表薦稱衡曰竊見處士平原稱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應瞻上疏薦常泓曰伏見議郎常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冲才識備濟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祕書丞琅琊臣王暕年三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古之薦人皆言幾歲及稱其字今之薦章罕有此體豈當時以其字素著故耶此體至唐猶在觀今狐焚薦齊孝若亦曰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孝叔年二十四云云范雲讓對侯表曰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釣思致恬淡此稱字而不稱名而唐常處厚薦皇甫湜崔顥薦樊衡亦用此體知唐人撰

述皆有所祖

無恙無他

今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無他手音徒何反徐鉉注云今俗作她食遮反如魯直詩於坡字韻協歲晚喜無他之句是也又風俗通曰恙毒虫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此意與無他同東方朔神異經謂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名曰狺嘗近村落入人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得無憂病謂之無恙神異經謂毒獸與前說不同

楊妃竊笛

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王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曰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闐風笑之也僕考唐史申王以開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年薨寧王邠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真遂專房寵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死而寧邠二王尚存是以張祜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曰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真簾卷畏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王迴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蓋紀其實也惟容齋認楊妃為天寶三年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真進冊貴妃非入宮時也集中謂虢

國竊邠王笛而百斛明珠謂妃子竊寧王笛此說不同

張祜經涉十一朝

百斛明珠載楊妃竊笛張祜云云劇談錄載唐武宗才人孟氏卒張祜詩云云述明皇時事一述武宗時事經涉八九十年其懸絕如此張祜唐書無傳有文集十卷不著本末其粗見於松陵集顏萱序中曰過祜丹陽故居已易他主祜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子椅兒杞兒三已物故惟杞為遺孕與之尚存故姬崔氏霜鬢黃冠杖策迎門與之話舊歷然可聽琴書圖籍今屬他人橫塘之西有田數百畝力既貧窶十年不耕歲賦萬錢未免無所陸龜蒙亦序曰祜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及老

大稍窺建安風格。或屬之天子。書奏不下。受辟於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居曲阿。性嗜水石。悉力致之。不蓄善田利產。為身後計。死來二十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觀二公所序。可以見祐平生大畧矣。按松陵集。時事在咸通。陸龜蒙所謂死未二十年之語。推之祐死於宣宗大中之初年。是又經涉十一朝也。計祐死時。且百一二十歲。其壽如此之長。是未可深詰也。祐嘗有詩曰。椿兒逸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又詩曰。一身扶杖二兒隨。桂花叢談。惟知祐有此二子。不知又有所謂椅兒。杞兒者。併表而出之。

東坡卜筮子

山谷曰。東坡在黃州。所作卜筮子。云云。詞意高妙。非喫煙火食人語。吳曾亦曰。東坡謫居黃州。作卜筮子。云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得其詳。嘗題詩以志其事。僕謂二說如此。無可疑者。然嘗見臨江人王說。夢得謂此詞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非黃州也。惠有溫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婿也。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窓外。坡覺而推窓。則其女踰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坡曰。吾當呼玉郎。與子為姻。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葬於沙灘之側。坡回惠。曰。女已死矣。悵然為賦。此詞坡蓋借鴻鴈諭。非真言鴻也。揀盡寒枝不肯棲者。謂少擇。

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說之言如此其說得之廣人蒲仲通未知是否姑志于此以俟詢訪漁隱謂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藁間揀盡寒枝不肯棲此語亦病僕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議前輩詩句觀隨本元操鴻鴈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傍坡語豈無自耶

在人賢志其大

論語在人賢識其大者又曰多見而識之識字無音今人多讀如正字如近時上庠出賢者識文武之大賦題其預選者皆出入聲押不知乃志字僕觀劉歆傳蔡邕石經皆曰在人賢志其大者溝洫志多見而志之是讀識為志也論語亡之命矣夫亡

訓死而楚王嚳曰蔑之命矣夫蔑訓無是以死亡字為有無字讀矣論語因不失親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婚非類唐張說之碑亦曰姻不識親官復其舊是以相因字為婚姻字用矣論語風乎舞雩詠而歸後漢仲長統曰諷於舞雩之下誅歸高堂之上是以風字為諷字用矣論語遠佞人李繪曰近迫飛鳥走遠事佞人是以遠離字為遠近呼矣周易君子道長長字傳咸韓退之等詩並作平聲協是以生長字作長短字呼矣毛詩唱予和女和字本去聲讀鮑昭高唱好相和作平聲押

古人句法

禮記曲禮問君子之富數地以對問大夫之富有宰食力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其間數車以對獨轉其語日以車數對此古人錯綜文体左傳曰我之不與魯故之以又曰是昆吾之日也移故之以倒用文勢如此下語此與匈奴傳必我也為漢患者同一句法

葺輯

左傳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世言脩葺用此語也又前漢朱雲折檻上曰因而輯之注輯與集同補合之也僕考周禮葺屋參分注也入反劉昔集知葺輯一意

大小言作

晉梁間多戲為大小言詩賦郭茂倩雜體詩集謂此體祖宋玉而許彥周謂樂府記大小言作不書始於宋玉豈誤也僕謂此體其源流出於莊列鯤鵬螭螟之說非始宋玉也禮記曰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加屈原遠游曰其小無內其大無限

飢食榆皮

乙卯春歎甚淮人至剝榆皮以塞飢腸所至榆林遠望皆白或者咨嗟謂不知何以如此僕讀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淮南萬畢術亦曰八月剝榆令人不飢知古者葺以此為弭飢之具是以庾信謝賚米啓曰剝榆皮於秋塞掘蟄鼠

於寒山掘鼠事見蘇武臧洪等傳

烏龍黃耳

今諺有喚狗作烏龍語按搜神記張然續仙傳帝善俊家有犬名烏龍呼犬有自也陸機黃耳傳書事前輩有謂黃耳非犬恐家僮之名僕考本傳與夫述異記知其為黃犬甚明崔豹古今注曰犬一名黃耳二者名犬舊矣

楊白花

今市井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其事見北史時有楊花者本名曰花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改名筆遁去胡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歌之聲甚

赤鳳名燕赤鳳也與飛燕同者

悽惻椰子厚有楊白花詩此甚與漢宮人歌赤鳳來曲相似見趙后外傳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

鸞鳳萬舉

長

洲

王

楙

漢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蜚覽翱翔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僕謂鳳凰上瑞之物豈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後一出故衰周非其時而出焉孔子起何德之歎今宣帝之時鳳皇之出無慮十數次且每至動以萬數又何其多耶竊恐非鳳如鳳者取黃霸所指鳩雀之類者也此鸞鳳萬舉史家大其說耳且鳳所以異者為其罕見且難得故爾今其數出至以萬數與

燕雀何異亦安足貴耶

辨是

劉穆之

仰看飛鳥則應人必錯心在鴻鵠則學奕不就此理之必然者
史載劉穆之甚異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
客輻輳求訴百端遠近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
行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瞻舉裁有餘暇手自寫書尋
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
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
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

夏商鑄錢

東方朔論之五官兼用之說亦非
而此亦多見人心自有相用者

世言錢起於周太公九府圜法前漢志云凡貨金錢布帛為用
夏殷以來其詳靡記漢鹽鐵論亦曰夏后以貝殷以紫石後世
或金錢刀布是周以前未用錢也僕觀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
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史記曰紂厚賦斂以實鹿臺之錢又
曰散鹿臺之錢以賑濟貧民高譙之亦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
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是
三代皆以鑄錢不但周也

王褒碑

仲弓謂居簡以行簡則失之太簡惟居敬以行簡則簡不為太
甚此夫子所以是之而周王褒作陸氏碑乃曰處衆撝謙居簡

行也不知簡豈可以行敬乎其率意而言不審於義理所安如此

文士言數目

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此如九方臯相馬指其大畧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小松詩何當一百丈歌蓋擁高簷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又如古栢行黛色參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尺也所在亦早罕有二百尺之栢此如晉人峩峩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之理僕觀諸雜記深泥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

蚊蠅

續釋常談引中朝故事以證蚊蠅之說僕觀南史宋武妃碧綃蚊幃幃音疇舟帳也正蚊蠅之義元稹有舊蚊幃詩蚊蠅事見齊威公續釋常談引談藪高祖謂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說僕謂前此應邵官儀載刁協有年老口臭帝賜鷄舌香使含之奏事此猶未也又前而西漢高帝謂栢直是口尚乳臭則口臭二字其來又遠不可引六朝為證也

齊已詩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為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之語然齊已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玉風乃作及聲或

者謂平反一意。僕謂中酒之中，從不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已祖此。

不用南人為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為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觀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為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抗、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宋武帝亦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古人對偶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為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乃知此體不待沈約而後能也。僕謂晉魏以前對偶之語，不為無之，然出於自然，不期對而自對，非如後人牽強紐合以為工也。孔融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其氣質為如何。毛詩不必言，只如虞書元首明對，股肱良，便以親的。

詩人斷句入他意

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云：鷄虫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以魯直水仙詩亦用此體。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真不類矣。僕謂魯直此體甚多，不但水

仙詩也如書醜池寺詩退食歸來北窓夢一江風月趁漁舡二
虫詩二虫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無人識詞曰獨上危樓悄悄
悄天涯一點青山小皆此意也唐人多有此格如孟郊夷門雪
詩曰夷門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飲酒酒聲惟蘭入雪消雪
聲激烈悲枯朽悲慳不問歸去來萬里春風動江柳

晉惟尉用一印

晉世官府印章不用故事每除任重鑄非若今之官府專用一
印也觀孔琳之於義熙末建言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
內外群官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
勝言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仰禪天府非惟無益觀此

知晉世惟尉用一印他官不然

賈趙二后

晉愍懷太子傳載賈后使人毒殺太子事首尾甚悉微而婢妾
應吞之語亦載其間此筆正放前漢趙后傳作趙后使人毒殺
曹宮而司隸解光所奏千有餘言具得曲折宛然如今之獄詞
事理灼然使人讀之百世之下猶為之憤悱况當時乎

諡文與正

本朝單諡文者惟揚大年王荊公二三人而已單諡正者無之
蓋正之一字未易當爾復諡文正則有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馬
之流僕考唐會要單諡文者十九人單諡貞者四十人如閻立

本輩亦曰貞是何正人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謚未免過許

卜式何預學校

舒元興撰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窒其源天下為之顛顛羸室之自絕於天下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競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僕觀卜式樸魯不學但能為天子牧羊漢家文治彼無所預而元興例言失矣謂仲舒可也班史謂儒雅孫弘董仲舒倪寬質直汲黯卜式古人自有定論元興何謬於去取乎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曰藜藜洗手逸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又曰縱得紅羅手帕子當心畫出一雙蟬知唐禁中用紅手巾紅帕子又曰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內監自寫金花紅榜子前頭先進鳳凰衫知聖節內人通金花榜子進鳳凰衫又曰天寶年未勤政樓每年三日作千秋又知當日以三日為千秋可見其盛按會要千秋節咸令宴樂休假三日

利益後嗣

貢禹尚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其艱得嗣息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產子三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

令兒七歲出口錢其詞甚切想禹艱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末平問將誅元愉妾李白群臣無敢言救崔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元愉妾今懷妊戮至剗胎桀紂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尋至夭失乞舒李獄以俟育孕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為念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回然一聞是語甚為之惻然少施刑禁則知人誰無是心有能動其機挽回仁念直差易耳因觀二公之言其利甚博又思世有不為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刻為術求媚于時嗚呼哀哉

文帝薄葬

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折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矣觀晉家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迴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爛白寺所言則霸陵初未嘗廢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紜如此

左右丞相

古者以右丞相為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為右相以仲虺為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為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為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丞相為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零為丞相以

保為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左為上其來久矣馴至于今日僕觀國家班次與夫鄉黨齋序之類無不以右為尊至於官職名號又往往為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選中書之有左右司記注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後右者初不可一槩論也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

元二之災

容齋隨筆曰鄧騭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飢荒注即無元也二字二點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四夷殘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坷人民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非也按王充論衡杯國篇云

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則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僕觀陳忠傳曰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忠以為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蓋信所為元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忠仕於永初中則所謂元二之時正與鄧騭之時甚合益知隨筆所著為有驗矣

漢嫁娶喪葬過制

楊王孫生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羸_{葬也}此正與吾夫子

以速朽之說。救桓司馬石椁之意。同。折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羸瘠。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廬題湊。中者梓棺榿槨。貧者畫幃衣袍。繒囊題索。又曰。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憂感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黎元相效。至於發屋賣業。又曰。無而為有。貧而彊誇。送死殫家。遣嫁滿車。富者空藏。貧者稱貸。貢禹亦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可見當時厚葬之弊也。夫孝無哀感之心。而以厚葬為禮。梓者東園祕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於殫家。遣女至於滿車。風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尚爾。况寥寥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郭璞先知

隨筆云。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此說蓋以郭為先知也。世俗錦囊葬經。為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即為元龜。然能知水之為陸。獨不能卜吉以免禍乎。僕謂不然。一飲一啄。莫非素定。况生死之大乎。故術之精者。可以預知。而不可以預計。景純對王處仲。謂今日必死。亦知吾數止此。無可奈何。

何已而果然。是景純自度不能以人術勝天理也。如此孰謂卜吉可以免其非命乎。然世有禳災延壽之理。則有一說。莫若脩德。中命不可下考。免固也。乃後世之禳災。移乃。禳亦列中者。何如。

掖廷收養曾孫

隨筆云。矣太子死。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詩。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為丞相。又作思子宮。為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因係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廷。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僕謂不然。武帝既知太子無辜。而為重戮。其害已者。大用其愛已者矣。正

宜雪其冤。而封其後可也。何至反以坐非辜之嫌。而不赦其孫乎。揆人情似無此理。蓋武帝自太子死後。已屬意於鈞弋之子矣。鈞弋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帝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竒愛之心。欲以為後。皇孫曾。襁褓小兒。固知其無足慮者。然其外氏如衛如許。徒黨猶熾。蓋恐因此追悔之後。前拂其孫。適以起紛紛之變。帝明知其無辜。故特置之不問。但令掖廷收養而已。一面自謀立鈞弋之子。此武帝繩墨自出於胸中。絲毫之機不露如此。非剛決孰能爾哉。此辨誠勝法多矣。

魏其侯傳

漢書載魏其侯事。曰。嬰守荊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

遊士賓客爭歸。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抗禮。四年，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史記載此，則曰：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以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遊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抗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數~~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此段史文不滿百字，較之班史多二十七字。班史三用嬰字，兩用魏其字。史記兩用嬰字，六用魏其侯字。班史無孝景字。史記凡三用之。

史文因誤

漢書竇成傳曰：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濕。師古謂束濕言其急之甚也。濕物則易束。史記則曰：束濕薪。李廣傳曰：諸妾校尉以年助取侯者數十人。張晏謂妾猶凡也。史記則曰：諸部校尉竇嬰為大將軍，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跪~~所起如子姓。師古謂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史記則曰：跪起子姓。觀史記之文，殊不費分解。雖子姓之語出於禮記，子姓二字亦近人情。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

長洲王楙

隸釋

洪氏集漢人碑刻為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間有意未妥處如郝閣頌行理咨嗟則釋為行李僕案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以行理為行李不為無據然釋以行理亦似意順蓋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柔遠而邇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能字耳耐即古能字也蓋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有損偏旁者增偏旁者如書英為瑛損偏旁者如書繼為繼之例是也增王為瑛損繼為

豈又安知此碑不以理為里而為耐乎。又鄭固碑有逡遁退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逡遁道逃之語。僕謂非用史記之語。蓋用前漢外戚傳。太伯逡遁固讓之文爾。逡遁即逡巡之義。合讀為逡循。而洪氏謂合謂如本字。僕謂雖逡巡道逃。賈生有是語。今單讀為逡遁。於文勢順乎。按前漢叙傳曰。不疑逡遁致仕。外戚傳曰。太白逡巡固讓。平當傳。贊曰。平當逡遁有耻。師古注。道讀與巡同。此可驗也。管子亦曰。蹇然逡遁。又仲秋下旬碑曰。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背爾嬪儷。孤詞軍。洪氏謂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者。知其常貢選也。背爾嬪儷。孤嗣軍。者。知其有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即陰陽象五星三命之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訴碑亦云。經設三命。君獲其央。孫根碑云。羸縮有命。不可增損。即此意也。洪謂貢選之說。其指似迂。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容齋續筆曰。歐公作尹師魯墓銘。但稱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為未盡。公怒。至貽書他人責之。荆公作錢公輔母墓。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公輔不滿。公曰。宜以見還。二公不喜人議其文如此。僕謂。荆公人有片善。稱贊不已。歐公製作竄改無餘。二公好善。動皆若此。豈有吾文未盡。而反譴人議之理。不知前輩作文。輕重貴於適中。假借不欲泰甚。或者往往欲其極力稱借。豈二公之所樂乎。昔韓熙載。韋為江南一貴人。製墓銘。其間無甚可述。

文竟其人不滿，再丐潤色，韓書一絕却之。知此風尚矣。僕謂使其議是，二公政自心服，何至不喜？其不喜者，以妄論故耳。容齋謂二公皆不喜人議其文，是又非深知二公者也。

十萬橫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為工，僕謂此八字已先見於梁矣。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以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又為豫州墓誌曰：或欲十萬而橫行，乍里五千而深入。又任孝恭表曰：深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書腦日逐，髓月支，即揚子雲腦墓沙，髓余吾意。宋武帝詔亦曰：南

腦勁越，西髓剛戎。

錄尚書事

漢置錄尚書，蓋取舜納大麓之義。此漢儒釋經之辭。按書本意，麓即林麓，非他意也。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說正得經意。釋者乃謂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時風雨時，其鑿甚矣。故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錄天子之事。如今尚書官矣。是習聞當時之說，爾。領尚書事，自武帝時置，歷世不改。如張安世、霍光、王鳳、師丹所除是也。至章帝時，乃改為錄尚書事。以趙意等為之。章帝蓋尊其一時之權，以一字易之，不知權重無以復加，貽患於後世。其權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則置

之猶古者冢宰摠已之義。魏晉之世，權臣移鼎之釁，往往由此亦可嘆也。今州官有錄事，縣吏有押錄，恐承此名。

烏頭白

今人論事之難齊，有老鴨頭白之說。僕觀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事見風俗通。論衡是以曹子建詩曰：子丹猶質秦，烏白馬角生。鮑照詩曰：絮誠洗忠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但云：天雨粟，馬生角。

稱漢年數

蔡遵死，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西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景，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代，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又如唐儒學啖助傳贊曰：孔子沒數千年。考孔子至是時，實未滿千五百年也。

漢人用積薪字

賈誼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上。董仲舒曰：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此說出於戰國策。鬼谷子戰國策曰：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趨火，燥者先然。鄧析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賈董之言祖此。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積薪居上，此語出於文子。黯蓋引而言之耳。漢書二處用積薪字，皆無

音是以積字從本音也僕謂此二字宜本之周禮甸人積薪音子賜切漢書合從此音

長安浩穰

張敞傳曰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其為京兆表曰曲蒙恩澤方尹浩穰既殊有截之惟合有無疆之祝穰字作平去聲呼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漢書上聲用

烏鬼

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嬾真子以為猪蔡寬夫以為烏野也七神冷齋夜話以為烏蠻鬼沈存中筆談湘幸雜記漁隱

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為鷓鴣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為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縵白蠻則婦人衣白縵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對烏鬼知其為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珍蛤家神悉事鳥又曰病賽鳥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此說又似不同括南蠻傳烏即烏黑之鳥而元詩以蛤對鳥則以為烏鴉之鳥

唐言金印

歐公集古錄曰。崔龍神道碑。李宗閔撰。有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賜紫金印者。隋唐有隨身魚。而青紫為服色。宗閔謂賜金印者。謬也。僕謂。唐人言金印者甚多。不但宗閔而已。劉禹錫集。高陵令碑。亦曰。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王公碑。曰。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史孝章碑。曰。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柳子厚集。陽道州碑。曰。皇帝以銀印赤綬。即貶所起。陽公。柳公墓表。曰。遷大理評事。加采裳銀印。張燕公集。郭知運碑。曰。子英傑。紫服金章。似此不一。蓋以當時服色言之。非真所謂漢印綬者。

唐袍服用花綾

唐人袍服用花綾。僕觀白樂天謝裴常待贈鶻銜瑞草緋袍魚袋詩。曰。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遶腰飛。第行簡賜章服詩。曰。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鴈趨行注。緋多以鴈行。刮茲為之。喜劉蘇州賜金紫詩。曰。魚佩葦鱗。光照地。鶻銜瑞草勢冲天。方鎮詩。曰。通犀排帶。騰瑞草勒袍花。白詩多言此。按唐會要。德宗詔。頃來賜衣。衣絲不常。非制也。今直有定制。節度使。且以鶻御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且以鴈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威儀委瑞草也。唐志亦詳。

孟暉非謚

史記孟暉君傳云。嬰卒。謚為靖。郭君文卒。謚為孟暉君。僕謂苟如是。則是田嬰。田文在時。未為靖。郭孟暉君死後。乃稱耳。嬰不

必考也。按馮驩告秦王曰：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又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似此稱孟嘗君者甚多，考之當時，孟嘗君正在安得謂之謚乎？

野航

漁隱叢話云：杜子美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舫，航是大舟，僕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航。子美詩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航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詩所謂一篙航，豈大舟也。秋水方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穩貼如此，不應改也。

半夜鍾

歐公云：唐人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鍾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打鍾時。王直方詩話引于鵠白樂天溫廷筠半夜鍾句以證唐人多用此語。詩眼又引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鍾，丘仲孚讀書限中宵鍾，阮景仲守吳興禁半夜鍾為證。或者以為常鍾，僕觀唐詩言半夜鍾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疎鍾發，中宵獨聽時。王建宮詞曰：未卧嘗聞半夜鍾。陳羽詩曰：隔水悠揚半夜鍾。許渾詩曰：月照千山半夜鍾。按許渾居朱方，而詩為華嚴寺作，正在吳中，益可驗。吳中半夜鍾為信然。又觀江南野錄載李昇受禪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鍾，滿州皆驚，召將斬之，曰：偶得目詩云云，遂釋之。或者謂如野錄所載，則吳中以半夜鍾為異，僕謂非也。所謂半夜鍾，蓋有

處有之有處無是非謂吳中皆如此也今之蘇州能仁寺鍾亦鳴半夜不特楓橋爾又入定鍾事見唐柳公綽傳

宣帝之致良吏

漢循吏傳序載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教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僕謂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宣帝致此者於久任勸厲之外又有所謂保全之術使之不能動搖故其得以肆志於職業闔而無恐懼不安之態是以成久任之治効也觀王嘉嘗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

前傳者謂古曰良善也良民吏善治百姓者

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吏良有章劾事留中會一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知宣帝致當時良吏又濟以此術不因王嘉言孰信而知之

丹陽有數處

今潤州丹陽館書從木其屬縣丹縣丹書從邑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陽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為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為丹陽郡而以曲阿為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

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之丹陽為楚所封，誤矣。

劉夢得烏衣巷詩

劉禹錫金陵五詠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接遺小說載六朝事迹云：金陵人王謝航海入烏衣國，事因目榭所居為烏衣巷。劉詩指此，僕謂劉詩之意，蓋指江左王謝二家，非言王榭也。蓋謂江左王謝二家為當時名閥，多居此巷。世代更革，舊時王謝故宅今為丘墟，非復舊觀，經過是處為之感傷，所以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感傷烏衣巷之意爾。若言航海王榭，何必言尋常百姓家。審此則劉詩之意明矣。僕考丹陽記烏衣巷，乃吳時烏衣營，非燕子國。烏衣之謂，蓋王榭與王謝相類，而又有烏衣之名。或者往往誤為烏衣，張仲均家有陳唯室，親染此詩，字從言，蓋此也。後觀吳曾漫錄，蕪苑雌黃所說，暗與僕合，但謂烏衣營者，取軍兵所衣衣服得之，未知是否。

釋乳母之過

史遺載韓晉公為浙東觀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之。顧况為之營救，諸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母先犯之，况曰：公

幼時早起夜卧即要乳母今為侯伯乳母無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僕謂顧况盖用郭舍人之術漢武帝乳母家橫暴有司請徙乳母家於邊奏可乳母入先見郭舍人為泣下舍人曰第行見帝去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子陛下已壯矣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無徙乳母罰譖之者此事見史記滑稽傳

五松事

細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祀祠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唐陸贄松詩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作五松受職昔言五松事惟荆

此係勉夫辨似
有標更出五大
夫秦之作名也
大夫有五而為之
必如見松之為
五而二封之即
史記亦有五松而
誤之者漢人耳

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此為得之僕謂黃朝英稽考未至耳非李白之徒謬也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為五大夫盖當時封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株也是以庾信終南山詩曰水奠山川名山封五樹松在唐人前已如此言豈謂李白等謬誤朝英但見唐人有此數處用五松事與史記之文不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已用之矣

盤谷序

歐公跋盤谷序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于其側令姓崔名泱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未頭未為當時所宗故但云知名士當時送愿者不少

獨刻此序，蓋其文已重。僕家有魯直所校石本，與今刊本差異。隱者之所盤，無施字。有人李愿居之，非友字。道古今以譽盛德，非而字。利澤施于人，非於字。惟適所安，非之字。弗可幸致也。處穢污而弗羞，呵禁弗祥，皆非不字。大丈夫之遇知於主，用力於當世之為也。無上字，與所字。盤之土可以稼，非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而湘，非可灌可沿。又無喜有賞，怒有刑。六字大率如此。其後有高從所，跋曰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詭光而自晦，迹寄人世，心遊太清。樂仁智於動靜之間，信古今一時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博陵崔君徠，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于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

唐貞元辛未歲建丑月，渤海高從所謂磨滅之文，其全如此。歐公謂今姓崔名泂，而此謂姓崔名徠，必一字之誤。觀前漢外戚傳，泂穢不修，非羞字。

宮殿

石林燕語曰：古者天子之居，總章言宮，其別名皆曰堂，是也。故詩言自堂祖基，禮言天子之堂，初未嘗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其泉殿，蕭何傳言未央殿，其名始殿。而阿房其泉未央，亦名宮殿，皆起於此時。僕觀黃帝有合宮，堯有二宮，湯有饒宮，周有蒿宮，楚有蘭臺宮，韓有鴻臺宮，齊有雪宮，列子有化人宮，神異經天涯宮，古之言宮者如此。宋玉賦謂高殿以廣意，商

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蒼鷹擊於殿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入殿門不趨。奉劍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優孟入殿門。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於秦始皇也。但殿未聞專名某殿而已。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獨至尊。如儒有一畝之宮。象入舜宮。霍光第中。鸚鳴殿前。黃霸居丞相府。舉孝子等先上殿。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參韓信皆有殿。

報羅二說

一雜說謂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據言。又謂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執羅。二說不同。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姓名同者

長洲王楙

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深考。或者往往疑為谷口鄭子真，以僕考之，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二：一即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真誥。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真也。想止此，僕因觀史傳，閑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錄，只如公孫弘有三人，張禹有四人，其他如南宮括、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楊雄、龔遂之徒，亦

不止一人後周自有兩字文貴前漢自有兩頁禹唐有兩李光
進俱為將有兩裴巽俱尚主古有兩羿俱善射頻說謂凡有三王
喬以僕觀之亦不止此然古入姓名豈能括盡不過隨所見言
之耳崇文總曰謂有同姓名傳一卷名賢姓字相同錄二卷闕
考隋志同姓如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撰

東陽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為東陽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齊
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
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為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
太守梁武帝受禪為尚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

領太子詹事遷尚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
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歷如是之深亦既相相位
矣豈可但言東陽耶又約謚隱侯為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
貶詞非佳語也今為戊酉寺土地祠碑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
為允又詩詞有沈腰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
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撫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
語詞蓋述其意爾僕觀王約戲沈昭畧曰汝是沈昭畧何以瘦
而狂此却有沈瘦二字

江革忠孝

蒙求江革忠孝王覽友第諸家注盡引後漢江革且後漢江革

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僕讀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為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正兼忠孝二字。

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因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千斤，以次賞金，若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特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詵、尹翁歸等，動與百斤。

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千萬斤，董卓、郿塢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百疋，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琅琊王佃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栢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退之淮西碑

唐史與三說皆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為之，而丁

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中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功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勅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嘗為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欹者再三吏執之詣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賊之本末命歐學士更為之二說皆謂因老卒推碑與前說不同又讀李商隱淮西碑詩曰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鼈載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說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觀商隱所說又非閔老卒推仆碑石乃為當時之人說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拽倒別刻文昌之作數說不同並著于此

古人諺語

古人諺語見於書史者甚多姑著大畧于此曰毀惡其網民惡其上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曰狐裘龍茸一國三公曰家有千金坐不垂堂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曰一朝不朝其間受刃曰畜出不出間不容髮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一人在朝百人綏帶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曰怒其室作色其父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曰相馬失之瘦相

士失之貧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曰生男如狼唯恐其尪生女如鼠唯恐其虎曰發弩射市薄命先死此類不可勝舉今人有薄命先寘之說知此語久矣

唐宰相視事

唐宰相上事日用隔品致敬坐受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廷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涯為僕射當時御史中丞文字昇恥為之屈奏僕射視事四品以上官不宜拜涯建言與其廢禮不如避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李固言謂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獨異雖相承為故事然人情難安豈可不改帝不能決竟用舊儀武宗時陳夷

行為左僕射乃奏僕射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自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下拜皆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群官先拜而後答拜以無二上故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左右僕射位次三公三公上曰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教有司約三公上儀著令詔可至是始定夫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列拜皆下而僕射巍然坐受於堂上不幾於甚乎僕嘗考之唐初未嘗有是禮自明皇尊崇張說乃始習為故事初非舊典說初行此時人亦驚異之或徵所從來說引聖曆間李曰及豆盧欽望同日拜相用此儀其言如此初無據也

漢朝臣見三公禮

或者謂唐朝臣見三公禮則聞之矣漢世朝臣見三公禮史班不載是以後世無聞焉僕謂漢世朝臣見三公禮並拜至丞郎見八坐皆持板揖事見漢儀及漢舊儀是以衛青為大將軍或謂汲黯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陳蕃為光祿勳范滂為主事以公儀詣蕃執板入閣至坐蕃下奪滂板滂投板振衣而起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首自後敬止在門漢世三公之禮與百僚絕席如此之異至八坐之禮則殺矣此有以見其大畧沈約宋書亦嘗引以為言

唐階官之制

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棨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畧也僕觀白樂天為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為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猶着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尚未脫青衫南宮啓請無多日朝散有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八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王仲舒升朝散大夫制亦曰今由是制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要白金而已摧德

與罷相為檢校尚書興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檢校尚書
請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雋禮部郎中呂溫代鄭相公謝乾
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服銀青戰勳十二乃號柱國

省寺畫壁

魯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雪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壁畫古烈
士烈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
胡粉畫古烈賢烈士唐翰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
使懼而塗焉是後皆畫松鶴見鄭谷詩淺并寒燕入迴廊疊蘚
侵因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畢元天曆二年為給事中
畫松石於左省廳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陰鏗詩圖北

壁畫叢竹雙鶴四壁當門畫夫子坐於玄帳左右諸弟子執經
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三代將相於署唐錄謂
文宗自撰集尚書君臣事迹命畫於大液亭省禁畫壁見於所
載班班若此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毋疑有所據

醉翁亭記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体創見歐
公前此未聞僕謂前輩為文必有所祖又觀錢公輔作趙州井
儀堂記亦是此体如其末云問其辨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
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
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

甚與歐記同此体盖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嵇康幽憤詩

石林詩話曰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盖志鍾會之事僕謂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之故觀其集有與呂張悌絕交一書甚詳其間曰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盖康嘗為安致解於其兄兄始甚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為是書與其兄絕交後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宿心外惡良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

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友善安為兄所往訴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盖孫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能免今之世此所以有愧孫之語樂天雜感詩曰呂安兄不道都市嵇康

應璩百一首

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防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畧故超然物外區區在位者何足以繫

其心哉僕讀_體詩集璩百一詩凡有五百不止一篇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應_{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恠愕何宴獨無恠也李克翰林論曰應_{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教之終一教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璩為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為詩百餘篇以諷爽揉以習俗之言傳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魏魏文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違法璩為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唐執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璩詩祖魏文善指事激刺之旨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大畧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僕不暇詳摘其語姑據其畧如曰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生二毛三十為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年三十二忽生三十四年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十
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次一年四十有女名金臺衰病四十
身四十官七品四已如十此四十心如七十人年來四十一病

鬢愁心四十三面瘦頭班四十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頽江城
四十六四十六時三月盡鬢髮蒼浪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
四十九年身老日五十蹉跎得掌綸五年五十加朝散五十江
城守白髮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過不為大前
歲花前五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
五十五猶云懸車十五載每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蘇杭
兩州五十七只欠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為三品五
十八我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年六十始歸來天明平
頭六十人六十人六十翁兒女悲不準擬身平六十六旬猶健
天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踰三品過六旬已過潘安三十年

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
日催行年六十四七十我今欠三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
十欠三年六十八衰翁今日行年七十今年登七秩已開第八
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孫三歲七十我年幸過之吾今已年
七十一眼昏鬢白七十一七十三人難再到七十三翁且暮身
七十過三史較希七十四年身壽及七十五考本傳曰公年七
十五薨自三十至七十五住住必見於詩又有去時十二三之
句及數行鄉淚一封書則題曰年五十作王昭君詞則題曰年
十七時作少年少多病則題曰年十八作我年二十君三十又
紀其少年之所作如此僕觀白公年十八詩謂少年已多病此

身豈甚老然安疆壽考至於七十有五而後不祿既有姬侍不
年無耗蝕氣血故壽^大雖係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汲於榮利
是亦養壽一端今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驚於外所以罕終天
年觀白公之詩率多寬適有驗其壽云、

景帝殺周亞夫

容齋續筆曰景帝非殺卿大夫者獨至於亞夫而忽為之何哉
竊嘗原其說亞夫屯細柳天子勞車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
介謂之士不拜以軍禮見謂乘輿制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
其傲睨帝尊故賜食不設筋有不平之氣鞅鞅非少主臣見於
詞色之間以是隕命其可惜也僕謂此說不然景帝忌刻少恩

穎濱先生嘗言之矣其殘忍所及非特一亞夫而已釋之以刻
奏之恨斥死鄧通以吮癰之怨餓死晁錯為國遠慮之誅死此
猶未也臨江王榮以毋失愛使酷吏殺之吳王世子以博爭道
提博局殺之梁王縱之驕復致於憂死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
際肆其殘忍者往往而是安可謂景帝非好殺者獨忍於亞夫
哉且天子勞軍細柳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胄之士不拜
正亞夫好處所以見治重嚴整如此豈易得哉是以文帝改容
禮軍敬勞而去謂亞夫豈得而犯以霸王棘門為兒戲其意可
見異時以緩急真可將兵屬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即位
隨用以平七國之難則亞夫軍容整肅其效立見僕嘗謂使為

將者人人如亞夫之治兵則兵何患乎不精敵何患不尅然則
景帝之殺亞夫者正自其殘忍之性殺臣下不以為恠雖如亞
夫之挺挺亦所不免豈亞夫有以致之耶前輩謂人主殺人不可
使之手滑信哉

景帝之殺亞夫者正自其殘忍之性殺臣下不以為恠雖如亞夫之挺挺亦所不免豈亞夫有以致之耶前輩謂人主殺人不可使之手滑信哉

退之琴詩

退之聽琴詩曰眈眈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
敵場此意出於阮瑀箏賦不疾不徐遲速合君子之衝也慷慨
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阮瑀此意又出於王褒洞簫賦褒
曰澎漚沆瀣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東晉書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八

宋長洲王楙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

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

書揚於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中是以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

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為吾賢

帥自義率祖推恩外孫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

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

祖者也此例極多

祖者也此例極多

二史贊論

前漢董仲舒贊曰劉向稱董仲舒雖伊呂何以加至向子歆以
為伊呂聖人之耦仲舒未及乎游夏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
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班固引其三代評論如此漢皇
甫嵩論曰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
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嵩張角之捷
本之於盧植范曄引其三代傳聞如此范之較班頗覺詞費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太
白詩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僕觀孔融

詩曰說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曹植詩曰悲風動地起浮雲翳
日光傳玄詩曰飛塵汙清流浮雲蔽日光史記龜策傳曰日月
之明時蔽於浮雲枚乘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習此祖
離騷雲容容而在下杳溟冥兮羗晝晦之意註雲氣冥冥使晝
日昏暗論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浮雲蔽晦兮使日
月兮無光又曰何汎濫之浮雲兮蔽此明月顧皓月之顯兮去
蒙蒙而蔽之皆指諛邪害忠良之意符堅府趙整歌亦曰不見
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詩意重疊

續筆曰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杜老夔府

詩前云滿座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微之詩一篇之中說酒十一句東坡中隱堂五詩鳥四韻亦有坡伏鰲崖伏龜之語近於意重僕僕謂古人之詩古人之意也正不當以是論但晚規傲前作不可用此為格此魯人所謂擲下惠則可吾則不可豈失於檢點哉

名與本傳不同

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甚多如晉書曰鄧艾碑曰鄧義曹書曰賈敦頤碑曰敦頤疑古人文義字通用如石經義用三德為艾用三德也後漢書謂虞詡字升卿碑謂字定安陳寔字仲弓碑謂仲躬論語曰申根史記與漢碑皆曰棠唐涼國公主傳謂字幸莊謂花粧史始皇記丞相隗林觀鐵秤權名則曰隗狀非林也有得漢周惡夫印或疑惡非亞字劉原甫謂亞惡二字古者通用案史記盧縮孫封惡谷侯是矣海陸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者蓋為泉明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揚淵之稱揚泉非一字明也

道士鵞群

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為寫黃庭換白鵞案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鵞非黃庭也僕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鵞群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黃魯直詩為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

士鷺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鷺皆承此謬
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鷺群不知穀何以知其為道士劉君也
僕考晉帖敵之有劉道士鷺群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

退之注論語

聞見錄曰張籍祭韓退之詩曰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茫是退
之章有論語注而未成也今世所傳宰予晝寢作畫三月不知
肉味三月作音是其所注者僕考李漢序退之之集曰有論語
注十卷後世罕傳然縉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
江克家有是本王公存刊於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論語筆解
自學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翱指摘大義大義以破孔氏

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訖注後世罕傳也然
觀聞見錄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筆解無此語
往往亦多遺佚或謂韓公所多改本文近於鑿僕又觀退之之
別集卷侯問論語一書有曰余昔注解其書不過求其意取聖
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爾韓公以此自謂夫豈用
意於鑿乎

三叟百餘歲

僕髫鬣時侍叔父問路旁三叟之說謂出於近時小說因類要
見應璩一時正有是語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餘歲
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壽三前置詞室內媪麓醜二

叟前置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置詞暮卧不復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乃知此古語爾

呼物之音

世為戲語嘲姓奚者以為鴨姓奚呼奚必來僕因觀應邵風俗通謂鷄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不覺發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却白鷄呼羽羽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耶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為盧則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湖日蕩舡

竹坡詩話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有可疑者如湖日落舡明以落為蕩以余觀之落字為佳僕謂竹坡未參此語爾使其日

晚之湖此景便見其工正在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此一字不但於湖日為精明其他亦工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圃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迥別

筆架沾雨

少陵詩曰筆架沾窓雨謂筆架為窓雨所沾按開元遺事載蘇邈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沾雨無失用此事亦未可知沾恐當作占又老妻畫紙為碁局見李秀四維賦畫紙為局削木為碁又無行亂眼多見庾信鷺詩雪光偏亂眼

太公之年

嬾真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曰太公九

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僕謂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鄒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淮南子曰、呂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魏志曰、尚父九十秉旄鉞、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公遇文王之歲月、無經典正文、蓋牽求之諸說、互有不同、雒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潘溪之崖、是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美里、是太公遇文王於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之西伯政平、友、斷虞芮之訟、伐崇、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二、太公之謀居多、則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也、左傳稱呂伋為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既得太公、相知之深、然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六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是時方娶其女、此汗漫難以稽考、

唐人一詩見兩處

唐人以詩見兩處、刊者甚多、如萬愁生、旅夜、百病、湊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閑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既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貨宅得花餅、初開恐是妖、此一詩、既見楊巨源詩、又見王建集、有月皆同賞、無秋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

在司空文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為也

郡守左符

唐故事以左魚給郡守以右魚留郡庫每郡守之官以左魚合郡庫之右魚以此為信自周顯德間廢而此制不可復唐之魚符即古者銅虎符之意也案古之符節左以與郡守右以留京師非謂留郡庫也謂郡守往回以所授之左符合京師之右符以防其偽其或遣使調撥於郡國則請內庫之右符以合郡國之佐符如魏公子無忌入王卧内竊虎符以召晉鄙之兵救平原之難是也大畧如此然觀唐志謂符實即掌國之符節藏其左而班其右環濟要畧銅虎符竹使符中分留其左半以右半付之則知符之符藏其右而班其左後之符藏其左而班其右此謂不同今刑統出左符以合右符是亦左者在內右者在外也說者謂請內庫之左符以合郡國之右符耳

禍福不相遠

漢高祖與盧綰同里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綰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感同宗諤死濬後一日死李摯與行敏同宗同年同發第同甲子又同門摯韋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為相及出鎮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

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諒闇登遐

吳曾漫錄曰孫綽表裏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雖人臣亦可以言諒闇也僕謂人臣而稱諒闇不特孫綽也晉人如山濤居母喪詔曰山太常居諒闇情在難奪蓋當時未甚避忌故爾又如登遐二字晉人臣下亦多稱之如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孫楚除婦服詩曰神爽登遐忽一周又誅王驃騎曰奄忽登遐自此稱登遐者不少亦當時未避忌爾然不可謂臣下亦可稱也按闇字何休讀為音鄭氏讀為諳白樂天詩曰商宗諒闇中讀為暗

事有定數

湓口城漢灌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下去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為已瑞樛里子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考樛里子至漢高帝建二宮之時實一百有三年夫以一井之開塞二宮之建剏其先定已如此况他事乎要知為事皆有定數世徒知一井開於孫權而不知已定於三百年之初世徒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樛里子已定於百年之始矣

蓋戰國之士多深於教所以能知未來之事至漢猶然

禽經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僕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畧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中物理殆非常人所為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鶴以恣望鴉以貪顧鷄以嗔睨鴨以怒瞋雀以稍瞿燕以狂貯鶯以喜轉鳥以悲啼鳶以觀鳴鴿以潔唳梟以凶鳴以愁嘯鶯飛則蛟沉鴟鳴則蚊結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

多銳而善喙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啞短脚者多一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僕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鵲影接而懷卵鴛鴦文頸野鵲傳枝此見變化論鵲以声交鵲以意交鵲鵲以晴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鰕鷄現鳥無肺胃蜃無臟見崇有論此類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禽經非後人作僕考古今群書類目並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鷹及詩相應相筍等經謂皆出於漢世獨未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曠作范曄後漢論謂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顏氏家

訓曰古之學者為己輔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濟世也今之學者為己脩身以求進也二說不同皆非吾夫子之意

慨慷等語

漢臯詩話曰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之類方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之語後人亦倣郊僕謂慨慷二字退之東野亦有所祖非二公為也然慷字多作平声用觀曹孟德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慙慙忘康退之東野輩蓋祖此非特二公也前後名人如左太冲張文^王昌齡岑參等皆用此語僕不暇縷舉如岑參詩

廿五韻並於平声方字韻押其一聯有曰蒼然西郊道攜手何慨慷是皆有慨慷之語古人顛倒用字又不特慨慷二字而已悽慘作悽悽琴瑟作瑟琴參商作商參皆隨韻而協之耳又如曹子建袁陽源等皆以西字與先字協則漢趙^景蓋嘗如是潘安仁等以負荷之荷作平声協則班超贊固已然矣班超贊又出於楚詞蔡寬夫詩話謂此体至魏晉猶在僕謂不但魏晉六朝尚然如王韶之詩是也類之何可勝數又如綢繆二字張敞傳曰內飾則結繆綢

心堅石穿履水難收

世言心堅石也穿案真誥昔有傅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

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誥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五尺許。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故魯直觀伯時畫馬詩曰。木穿石盤未渠透。即此也。人言覆水難收。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而去。及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云。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光武詔亦牽引此。

盧氏四世

唐盧懷謹。清潔有守。為時名相。懷謹少子。奕。死於祿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奕子杞。佞邪誤國。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操不同。如此。君子惜奕之後有杞。而又喜杞之後有元輔也。故元輔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累。士大夫有病。其父祖之辱。勉自脩飾。以贖其過。正君子世論之所深予。此周王命蔡仲。爾蓋前人之愆。惟忠與孝。沈勁所以盡死節。以刷沈克負國之耻者。蓋知此也。

唐書用媒蝎字

或者議宋景文公脩唐書。用媒蝎二字。司馬遷用媒孽二字。僕觀曹氏籍田論曰。封人有以輕鑿脩鈎去樹之蝎者。曰。不議天下亦有蝎。曰。三苗共工。非堯之蝎歟。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乎。宋公之意本此。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八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後宮嬪御

長洲王樹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妾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役而已豈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其說引內則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各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則怨曠故諸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女姪娣兩此亦不常而御三日兩次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十五夕而徧。自望後次之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三十日再徧。與望數相期。當以九人當一夕。半月之間。百二十八俱徧。後半月復然。周而復始。其說如此。不知其果乎。今貴公子多蓄媵。倚重於區區之藥石。伐真氣而助疆陽。非徒無益。反以速禍。雖明理君子。如韓退之。有所不免。情慾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以粉白黛綠。喪身隕命。何可勝數。前覆後繼。曾不知悟。射干狐狸。一於迷人。政自不能不爾。嗚呼。安得廣成子之術。告之哉。

檄楚相文

張儀相秦。為文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君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此段文連五句。用我汝意。其回互若此。甚與子胥謂夫差。我命而父。霸等教語同。

石頭石城西塞

有兩石頭。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山龍蟠。石頭虎踞。王處仲蘇峻之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即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是也。晉殷洪喬為豫章太守。去都之曰。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之水中。吳曾漫錄。讀傳言去都而不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非豫章有投書者。後人意之耳。有兩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者。即左思所謂我車次于石城者也。在竟陵者。

即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為莫愁事用。無乃誤乎。有兩西塞。一在雲川。一在武昌。案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蔽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蒼雲間。又志和詞中。有雲溪弄裏釣漁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雲川。不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地。洪內翰作西塞演社國亦韋辨此。而浸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

五言詩

晉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篇之詩。僕謂是則因以往往李陵之詩。首尾徹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攷。僕觀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雜詩九章。五言徹章。此正明為五言詩。若在李陵之前。九章皆五言徹章。此正明為五言詩。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陵乎。林少穎先生所類觀瀾集。收枚乘數章。題曰古詩。注謂不知時代。又失姓氏。但云古詩。林先生未見玉臺新詠。故爾。

鷓鴣冠子

三山老人語錄。言性命生死之說。自屈宋後。賈誼獨窺其奧。為長沙火傳賦。鵬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真人恬澹。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乘流則逝。過坎則止。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朝惟詛頽然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詛此等語皆出於鷓冠子案袁叔真隱傳鷓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以鷓為冠號鷓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謏事之頭於趙劉向亦載其事前漢藝文志有鷓冠子一篇今所行四卷十五篇如所謂中流失舫一壺千金貴賤無常使之然皆出於是韓退之獨非其書以為好事者偽為是本及用鷓賦以文飾之非詛之有取於此也晚進小生不敢妄處此書此以俟識者

武王鏡銘

唐太宗曰朕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此

正周武王之意案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非出於此乎

用張家故事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迹與對偶精切如此鶯鶯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事皆有所祖魯直蘇翰林出遊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為法也僕

韋有一詞為張儀真壽曰三傑後福壽兩無涯食乳相君功未
既嫵眉京兆春方滋富貴莫推辭門鎖戟一輪絲尊萊秋風鱸
鱸美桃花春水鰕魚肥笑傲雪溪湄

杜詩用玉盤二字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梨詩推折非所怪但令入玉盤梁簡文
朱櫻詩已麗金欵瓜仍美玉盤橘故子美詩竹裏行厨洗玉盤
僕謂前後賦果蔬用玉盤字何可勝數不獨此三人而已如淹
揚梅頌云我羽翼委君王盤武帝詩玉盤著朱李金杯盛白酒
梁簡文橘詩無假存彫飾玉盤予自韋徐摛橘詩愧以無彫飾
徒然登玉盤謝惠連橘賦受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橘賦金衣
之菓亦委體於玉盤白樂天櫻桃詩中使顛催赤玉盤似此甚
多不可縷舉漫錄謂子美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挽河洗兵

吳曾漫錄曰杜詩有洗兵馬末章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沈淨甲
兵長不用撥說苑武之伐紂風零而乘以久雨散宜生又諫曰
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僕觀梁簡文詩洗兵逢驟雨送
陣出黃雲裴行儉碑石洗兵諾真之水刷馬草心之山此皆有
洗兵之語所謂挽天河語子美之前罕聞張說詩貫穿挽河流

一頓

漫錄曰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僕謂頓字豈惟

食可用如前漢一頓而成是言事也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
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是言人也宋明帝王悅嗜酒時以大飲
為上頓是言飲也豈獨食哉續釋常談引世說以證一頓二字
出處不知二字已見前漢書矣

陳平祖人故智

陳平祖人故智如說漢王曰大王誠能出指數萬斤金行反間
聞其君臣疑心破楚必矣意出於尉繚子尉繚子說秦王曰願
大王毋愛才物賂其群臣以亂其謀不過二三萬金即諸侯可
盡矣又如當諸呂用事之時日飲醇酒戲婦人此意出於信陵
君信陵君自知毀病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之飲飲醇酒
多近婦女日夜為樂平之二策無乃祖此乎石林謂飲醇酒戲
婦人以遠世故蓋自陳平以來用此策矣詎信陵君之事乎

俗語有所自

吳棖漫錄曰江西里俗罵人曰客作見據陳從易寄荔枝與盛
叅政詩橄欖為下筆枇杷客作見僕謂斥受雇者為客作見
於南北朝觀袁翻謂人邢家小兒為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而
然因知俗語皆有所自近龔養正續釋常談二十卷病其未廣更
欲續之未果姑疏大畧于茲樓羅見南史喋門見晉書

見唐書駟儉見前漢求食見左傳措大見唐書高手覽見晉書

小家子無狀子見前漢浮浪人見隋書茶博士見語林酒家人
見乘布傳厨下兒見吳書家當使令見衛子夫傳快活三郎見
開元傳信錄掉書袋見南唐書同年友見劉禹錫集注齋襯錢
年月日子入麤入細看人眉睫見南北史近市無價見曾子乃
詐寧屈誠見說苑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見曹植詩賣漿值
天涼見姜子牙語近朱赤近墨黑見傳玄大子箴積財千萬不
如薄藝隨身教見嬰孩教婦初來見顏氏家訓生為人所咀嚼
死為人所催快見左雄語如舉頭三尺有神明見徐玄語龍生
龍鳳生鳳見丹霞語對牛彈琴作死馬醫冷灰豆曝蒼見禪錄
似此等語不可枚舉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而
盧仝詩曰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
趙世家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謂讓一寸饒一尺則曹氏令曰
讓禮一寸得禮一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而曹氏令曰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又如謂一鷄死一鷄鳴此
語亦有自也觀前漢郅都傳曰亡一姬復一姬進疑是此意詎
一姬為一鷄耳

白鷗波浩蕩

漫錄曰東坡謂杜詩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波之字謂出
沒於浩蕩間耳漫錄謂予觀鮑照詩有翻浪蕩白鷗李頎有浪
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錄以波浪此又何耶僕為善為詩者

者以波字不唯
意局且難通
矣故揚之

但形容渾涵氣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
滄波不盡之意且滄波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又何
待言其出沒若改此一字反覺意局更與識者參之或者又引
鷗好沒為證僕據禽鳥好沒鷗好浮

東坡賞花詩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卯酒來太
守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南部新書記嚴詩春光冉冉
歸何處更向花前把酒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東坡全用此兩句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已意古人蓋有此體
觀宋于使董嬌娆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
葉葉自相當而曹植艷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
自相植葉葉自相當但易枝植二字而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
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而杜荀
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死前閑是也

棠陰蠻榼

頌人遺愛用棠陰事本召伯蔽芾甘棠之義據詩無陰字然用
棠陰字久矣如謝莊策之棠陰虛館梁簡文詩棠陰君詎憐是
也又有一棠陰事見沈約碑曰痛棠陰之不留注落棠山日入
而地今人類知棠陰為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鮮有知者白樂
天詩有兩小蠻事如楊柳小蠻腰即公侍姬也如日小花蠻榼

二三升曰還携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名耳。

功參微管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流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似於文理未當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元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厭微管傅亮碑道垂貴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彦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此用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歇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不磷不緇

論語磨之不磷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今文人以磷字為平聲如摯虞傳咸以李杜元曰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恊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爾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通詩億者相逢論久要哂君與我輕嘗調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惜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韻作平聲收謬矣又如君子道長稱物平施長字施字並合作去聲讀而傅咸傳退之詩梁氏詔並作平聲用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而傅玄高祖贊作平聲恊此類難二記

續釋常談

龔養正著續釋常談僕恨其搜羅未至推究未廣蓋嘗以目所
及拾其遺者疏大畧於前矣所謂推究未廣者亦匪一端姑摘
其顯然者言之如家貧親老則引新序閭丘邠之語不知子路
曾子蓋嘗有是言如痛入骨髓則引吳王濞鄒陽之語不知越
句踐晉文公夫人韓信樊於期亦有是語如親家公則引五代
史不知已見於北史淚闌干則引談薏魏元景不知已見於吳
越春秋人論鑿則引南史不知已見於後漢所謂驕子所謂太
公所謂博徒並引後漢不知皆見於史記所謂姑夫引五代史
不知已見於禮記所謂婦夫引元氏集不知見於三國志所謂
市買引魏畧不知已見於田蚡傳所謂代罪引韓延壽康衡不
知已見於季布所謂一通引獨斷不知已見仲長統所謂某引
三國志不知已見左傳注所謂即居引世說不知已見於後漢
焦仲卿詩此類不一雖然天下之書豈能徧睹持尺寸之綆而
欲窮萬丈之泉多矣其不知量也

養鷹化鳳

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以肉不飽
則將噬人公曰不知知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權翼
拾其說指慕容垂謂苻堅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颺去黃
甫嵩謂董卓曰昔與公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范雲拾其
說謂江祐曰昔與將軍俱為鵠今將軍化為鳳凰

皆波詞而皇
甫尤可鄙

唐突

漫錄曰律有唐突之罪案馬融長笛賦犇遯礪突注徒即切以唐為礪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迹劉禹錫鏡詩瓦礪來唐突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鬪詩行彼土山頭欵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僕謂礪搪唐三字不同皆一意爾東漢陳群曰蕪菁唐突人參在諸人之先正用此唐字若引曹子建詩固搪突字則魏志子建謂韓宣豈應唐突列侯又用此唐字矣晉人無蕪唐突西施之語乃用漢人之意豈但見於唐人劉二公而已漢碑有乘虛唐突之語孔融傳有唐突宮掖

青溪一曲製一弄

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小遊仙曲綠水曲馬融甚異之文類俗說曰郝僧施青溪中泊舟一曲處輒作一篇詩謝益壽見其詩而嘆曰青溪之曲復何盡

前輩與叔手帖

漫錄曰晏元猷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筆云云此外希頌變不備弟殊再拜十一歌十一嫂僕家有富鄭公一帖正與宴元猷一同前後皆云弼再拜幾叔幾嬖乃知前輩以再拜二字施於尊長不肯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以為輕已雖交亦不敢况兄與叔乎

身教字古或
兩用

集靈宮

漫錄曰文忠公集古錄謂武帝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西嶽
華山碑巨君山賦序云余少時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
先置華陰集靈宮在華山下武帝所在欲以懷集仙者僕觀三
輔黃圖有靈宮集仙宮俱在華陰縣界豈得謂他書皆不載惟見
華山碑漫錄引巨君山序見亦未廣也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長洲 王楙

野老記聞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遊如和靖尹先生之
流有野老記文數編未暇詮次姑錄梗槩于此林文節作啓謝
諸公於蘇子由有一佳句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
林兄弟以方正決科冠晁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
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攘變詐驚愚惑衆子由
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
祐諸公責詞是非去取用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

王元休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草草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
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
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
目又臣之義在於行路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然
而自絕君親又將譙懟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
不辨可也唐書如近世許道寧筆畫山水是真畫也太史公如
郭忠恕畫外數字畧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
外也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世乎公曰脩於此籍此
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無善善惡惡公默然通
周臣也陳橋軍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子由作文

潞公麻詞曰郭氏有未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錢文公歸
洛致語耳非王言也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集草茅
下士蓬華書生子瞻以筆圖代念集但早末三字蔡元長作問
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
不服後命段文昌為之東坡作上清儲祥記後坐元祐黨人所
為命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去什百矣蔡元長題泗州大聖塔及
魯直過改題為大聖僧伽之塔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顏博文
作赦書云無德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
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弗賜之召意在尊周紀信采漢王
之車誓將誑楚宣和之已歲
上言內禪吳敏元中建議

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倦勤。授位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草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司馬文正不善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後學於司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杲云。晁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捉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史。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狄青為樞密使。自將有功。驕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衣糧。背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鎮節髦髦。無自而出。典藩外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對。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

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中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却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遣中使撫問。青聞中使撫問。即驚疑。終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蔡京為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元康濟聞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得志。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何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方惟深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藝語。使馱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固語。及蘇詩云。清閑入山骨。草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

半句道得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起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才后，何不與一閑曹塌了，却置微遠，就其名聲。子后自失良久曰：君不見先帝怒甚，元祐中，東坡除內苑，薦山谷自代曰：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山谷語人每曰：孝友忠信，是文章之根本，人事當極加意。觀此衆帖，見流離放逐中，於兄弟親戚慈愛如此，東坡端不虛設。而山谷信能以語人者，自律也。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注善鋪序，孫善點綴，林季野、觀魯直詩，紬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高耳。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深疾之，韋入之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火賤而議論之間，有不怒何耶？了翁誦老杜詩曰：射人須射馬，擒賊須擒王。但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請疏京悖逆姦詐十事，楊龜山見李伯紀貴，降中造賊，謂人曰：孝三好悶不得，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駸手其未已，此豈偶然哉。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

意形容之謂奪胎法。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識。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太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寢衰矣。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体、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謂何用。奇詞妙話、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數者之中、已作一事工夫、恐未為盡善耳。唯室者史法、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東坡云、意盡而言者、天下在言

也。然而言此而意不盡、尤為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石林。每夜必延請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翁曰、翁以請說春秋耶。石林作文必有格、照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于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間、門人有見之者、方坐、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七十、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為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院、公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迂、怒、不貳過、范公言、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濼謂誰、范公默然久之。

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易乾卦一陰生為始二陰生為道陰小人家陰至於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當道矣故二陰生卦則為道沈濬近源云齊地有虫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擘善擘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克其操注以為大指非也今人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筥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為筥欄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治邪說者也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遠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話久之言及逸目表醺酒頗佳表醺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携出室亦見駕馭之術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顯仁遺誥曰東宮有千八百二十萬緡竒數為獻遺世多疵文潞公遺張貴妃灯笼錦事甚曖昧蓋家人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辨益見文公之容量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某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即不用吊慰人即用名紙如見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

常人即以手狀

古本漢書

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叙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蓋倣班固西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蓋今本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遴傳都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雜在諸侯秩古本悉項外戚傳下陳項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如此分與諸傳之中者乃後來圖不特此也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叙傳號中篇

今本稱為叙傳今本叙傳載虜行事而古本云稚生虜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芻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而古本則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証而今本無此卷似此九十條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賫以葫蘆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觀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

之乃以餉鄱陽王見蕭琛傳

猫鬼

南北朝多事蠱毒有所謂猫鬼者觀隨獨孤陀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猫鬼言子者鬼也其猫鬼每殺者所死之家財潛移於畜猫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甚力謂畜猫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猫鬼為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猫鬼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為鬼域而依附於人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府藏吐血而死乃知猫鬼如此

邊韶晝眠

宰予晝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

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謂之非謂其晝眠也遊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後漢載邊韶晝日假寢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晝日眠韶聞而應之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周經事此雖一時戲語以僕觀之韶之為人計每每好睡故弟子有此嘲非為其一時假寐而為是言也觀韶為塞賦嘗曰可以代博奕者塞者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觀此有以驗其好睡云

王播入相

人不疑伯夷之貪不信盜跖之廉何者以其不貪不廉之實素著於聽聞人信之極也惟其望實不著而處於不齊不惠之間

此疑心所不能免。因觀唐文宗相王播一事，知一時之毀譽亦
有屈於名實者。唐史載王播自淮南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
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時論鄙之。考其時正文宗即位之初，太
和元年事。僕謂文宗固柔懦，然踐祚之始，方以儉德率下，不應
受王播所獻，與之為相。蓋其獻賂事在敬宗末年，文宗初即位，
適除為相，天下事適相符合。此類甚多，毀譽之際，可不察夫。

麋鹿性異

人之服藥，當深辨陰陽之性。與夫本末功用之宜，蓋有同等藥
物而陰陽實相反者。又有一體氣血而功用之不同者。如麋茸
鹿茸是也。今士大夫多以麋鹿茸為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

之，而不知二者之性。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
利於婦人。按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墮
角而應陰，麋以冬至墮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
今夫鹿肉暖，以陽為體。麋肉寒，以陰為主。以陽為體者，以陰為
末，以陽為體者，以陰為末者，用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
埤雅曰：乳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又
自成胎至成物，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
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夜生數兩。凡骨之類，生
長神速，無甚於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莫能之。此骨肉之至強
者，所以能補骨肉，堅陽道，強精髓也。頭為諸陰之會，諸血不同。

今人刺麋鹿血以代茸者謂茸亦血此又謬也

聘后金數

漢高制聘皇后儀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黃金五十斤馬四匹晉宋納后皆嘗引以為言而平帝納王莽女有司奏漢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百萬莽深辭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威帝納梁冀女弟有司奏案漢儀依孝惠帝納后故事聘金二萬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縣絕如此

畫龍不成

後漢孔僖因讀夫差事嘆曰譬如畫龍不成反類狗者也劉注

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為畫龍僕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棻後周書引常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

得一順天錢

龐元英文昌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番漢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後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得元寶四百四十五文順天元寶沈存中筆談亦曰熙寧中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僕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龐始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錢譜乃知

考形多合不
有誤字

極字亦滿收
為感也

史思明鑄僕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考耶僕家舊有得一
元寶錢字又方重如顏體轉郭甚古後為好事者取去今此二
錢人家往往有之

其唯聖人乎

蜀志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
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梁書引易曰元之為言也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唯聖人乎其視今易皆去其唯聖人乎一句蜀志謂知得失存
亡而不失其正此句甚非今易中語王肅謂易上句作其唯愚
人下句作其唯聖人不知上下皆作其唯聖人者正如論語天

何言哉禹吾無間然之意

白樸

僕讀元微之詩有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
取書詔批荅詞撰為矜式禁中號為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
過於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宗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
一編求雋號曰制樸帙覽之即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為卷上
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
將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一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長洲王楙

韓信破趙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西鄉而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天下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居秦而秦霸不知廣武君正得百里奚之意穆公獲百里奚歸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亡國之臣何足以問越王云云范蠡亦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繆公謂百里奚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繆公與語三日大說

讀此見廣武君
以談不見不
得亦非法之
其人抄名用
印

健兒跋扈

漫錄曰今以軍馬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為證非也據世說祖逖過江常使健兒鼓行劫鈔東晉時已有健兒之稱僕謂健兒之名見於東漢觀朱遵戰死吳漢表為置祠為健兒廟又見於三國志甚多不可引東晉為證也又曰梁冀跋扈二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渙跋扈也班固高祖紀贊曰項氏畔渙注跋扈僕謂鄭注班固皆後漢人語王莽時崔篆慰志賦曰黎奮以跋扈弄泥在心恣肆此語朱浮傳光武詔曰赤眉跋扈長安又在二公之前馮衍志賦亦曰始皇跋扈云云

八珍

今俗言八珍之味有猩猩脣鯉魚尾與夫熊掌之類觀李賀曲曰自食鯉魚尾與客猩猩脣其說舊矣又觀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紂作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晉靈公食熊蹯不熟

角里

四皓中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呼為閣里則發笑僕之祿亦角也魯直詩曰阿童三尺箠御此老鯨鯨石吾甚愛之物遣牛礪角雖讀為祿實則角爾魯直此語豈無自哉傳玄盤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亦以用為祿也按玉篇廣韻注二音皆通用群經音辨古岳切獸角也禮黃鍾為角音祿又如

角古音祿小
一五者祿

資暇錄謂孔氏祕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為祿里為詩角里為祿里漢魏之人多然如繁欽祿里先生訓以書為祿資暇錄所謂孔氏祕記者孔氏即孔安國其祕記不可得而聞其事見抱朴子

小名犬字

前漢司馬相如少時好學讀書學擊劍名犬子既長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所謂犬子者即小名耳然當時小名小字之說未聞自東漢方著往相如小名父母欲其易於生養故以狗名之逮其既長向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故更名相如今人名字猶有如意其理甚明非謂其少時學擊劍而名犬子也觀者

不可以上文意之師古注謂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此說未盡洪駒父作侍兒小名錄或者又非續侍兒錄謂搜羅盡矣然觀諸書知所書尚多遺逸欲更續之未暇也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筆之得八百來件而侍兒倡優等名不錄也可謂五卷愧未甚廣唐藝文志崇文總目皆謂陸龜蒙有小名錄五卷恨不得而見之

僮約香方

前輩多謂漢王褒僮約魯直効之作跋奚移文僕謂魯直之前石崇効之嘗作奴券矣唐侯味虛作百官本草賈志忠作御史本草或者謂前此未聞僕謂此意祖范曄和香方曄撰香方悉

以此類當時之士如曰麋本多忌此庾炳之荅蘆虛燥比何尚
之唐唐粘濕比沈演之秦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
之舟松蘇合比惠琳沈實寡和以自比况所不同者此以人彼
以官耳

以點心為小食

漫錄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為點心自唐已有此語鄭僂為江
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知出處僕謂見梁昭
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為小食之名本此又謂陳江惔
愆行詩曰團扇篋中藏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情按羊侃有舞人
曹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掌上舞僕謂趙飛體輕能掌上舞見

外傳漫錄何舍此舉彼耶

民應如蘭

班固作文帝叙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用論語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意也而潘岳作晉世祖誄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
傅玄四箱樂歌曰上教如風下應如草古詩曰袖中有短書欲
寄雙飛鳥而沈約詩曰盈尺書綢繆欲寄東飛鳥

五總九齡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常號為五總龜謂十
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而顏真卿所撰踐猷墓碑曰顏元孫述賀
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相聚故曰五總龜其說不同又今

此下二行與本
題何涉乃並

稱一齡為一年如揚子童鳥九齡孫綽越在九齡皆以九齡為九歲不知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以九齡為十歲矣

火浣布

嘗見一雜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自注二說皆有之觀披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案沈約宋書炎洲在南海中結搆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臘燃洲上林木得雨而皮焦得火而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布為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為布也

足寒傷心

龔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載俗諺篇僕謂此語引者甚多其源出於黃石公三畧其間如劉子五代史皆嘗引以為言不但簽載也賈誼書曰屠牛坦朝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董仲舒策曰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在鎔惟治者之所鑄此等語皆見管子

劉琨盧謏贈答詩

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謏贈答詩止一二而琨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琨重贈盧謏詩有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誰言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今選本傳俱

載是詩而不聞盧諶所荅按琨集中有諶啓曰誰言繁向暮按
榆猶啓辰誰言繁英實衆擢讓芳春百鍊或致屈統指所以申
皆荅其意也又案琨集先是盧子諒謹箋詣劉司空并贈司空
詩然後劉司空荅子諒書與詩云今選先載荅而後載贈失其
序矣鍾嶸詩品曰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屈之詞自有
清拔之氣琨本良才又罹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慨之詞中郎
仰之微不逮矣觀此有以見二公之淺深考唐藝文志劉琨集
十卷僕家藏正本十卷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一終

宋王先生墳銘

學生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郭紹彭

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農公事盧憲

敬書

學生迪功郎新楚州司法叅軍張愿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九月二十
四日葬于吳縣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號泣致書走介千里
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于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
知之實詳敢請初紹彭先大夫僑居笠澤先生年甫弱冠籍有

能文聲先大夫禮致齊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辨惑開迪
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晏處定為文字交繼宰華容力挽
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荆湘先生得一喜必以告紹彭先
大夫一觴一詠未嘗不屬意先生也先大夫時重許與每以遠
者大者期之曾不少見於世則次其顛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楮
字勉夫家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先生資稟
穎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毋以孝聞與人交誠實無虛語有
義事雖窘匱必竭力為之清澹寡欲刻苦嗜書寬厚長者耻人
言過鄉里皆稱為善人君子少嘗有志功名增澄不偶自毋夫
人沒悉棄所習不復逐時好取世資或從德惠史之泣曰祿不逮親

尚奚望榜所居曰公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叅議陳公造為文以
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書留意古學
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橐筆五十卷叢書門分類聚鈎隱抉
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墨客遺章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
爭先謄寫親族之仕達者欲鋟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子弟曰
吾目未瞑且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召胡先生一見為之擊節
雅相推譽客于湖南倉使張公願之門逾三十年賓主相懽如
一日人皆賢之晚患拘挛之疾坐卧未嘗廢卷易篲之夕神觀
不亂作詩以絕擲筆而逝享年六十有三且有趁着帆風便上
舡之句曾次夷謠抑又可知娶葛氏能畫婦道男二人德文純

文業進士嗚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嗇於用博者壽必
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世履行之
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誌銘在茲不復錄銘
曰
何才之豐
何道之窮
一橫山之中
是為先生之宮

書野客叢書後

野客叢書者宋笠澤王先生勉夫之所著也王氏派出太原河
汾之後代多顯人往往著書立言未易詳舉所可詳者先生十
世祖唐水部郎中榮有麟角集四世祖評事礪有續古集高祖
戶部伯虎有過庭集至注論語曰六卷及有紀善錄著作文集
諱蘋者先生之曾大父也先生之子提幹諱德文者嘗注鶴山
詩先生之孫行父隱而弗仕著雲嶠類要五十卷其書並家藏
或有行于世元季兵亂其書皆散失久矣而野客叢書一書獨
間遺於吾氏為知之既久而不獲一見今年春偶於族兄處檢
閱書囊始獲此書覽之再三殊覺神融意適遂假而歸命童子錄

之然其中不無魯魚亥豕之譌復朝夕考訂於中有疑而不能釋者釋之欲繡諸梓俾先生之功有以昭於世然而才力涼薄終不能果姑書此於卷末以俟於後之好事者云

泉齋書樓
字孫元業

正統七年龍集壬戌秋七月初吉重錄



